

艾米莉·狄金森联觉思维机制研究

王立言

内容提要 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与书信中的大量联觉修辞格诱惑着读者做出大胆的假设：狄金森是天生的联觉人。本文首先根据理查德·西托维奇的联觉理论，分别对狄金森诗歌和书信中的联觉做了统计分类，然后将之与肖恩·德的现实联觉人分类进行对比。两者分类的巨大差异否定了狄金森是生理联觉人的猜想。狄金森的联觉诗歌，实际上是她丰富的想象力与冥想这种思维机制相结合的产物。她的颜色“准联觉”是她丰富想象力的生动体现。冥想过程的三个部分——回忆、理解和决议贯穿于狄金森所有的联觉诗歌之中。狄金森的文学联觉是冥想式联觉。

关键词 文学联觉 准联觉 冥想 冥想式联觉 联觉人

引言

联觉首先是一种生理现象，是人类大脑思维的一种过程。当一个人“经历一种感觉时，另外一种感觉也被激发出来”^①。美国神经心理学家理查德·西托维奇认为，联觉是跨感觉配对的定义方法过于简单，也不全面。比如写在纸上的字母在联觉人的大脑中呈现出颜色，但颜色与字母同属视觉领域。一个更全面的联觉定义如下：联觉是一种遗传性状态，一种触发刺激会引发一种自动的、充满情感的意识感觉，这种感觉是一种有意识的身体感知或者意识特征，与触发刺激根

^① V. S. Ramachandran and E. M. Hubbard, “Synaesthesia: A window into perception, thought and language”, in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8 (12), p. 4.

本不同。^①

联觉这个范畴有广泛的含义。联觉首先是文学作品中的一种修辞方法，这种修辞方法广泛地存在于中外文学作品中。本文研究的主题不是文学上跨感觉暗喻，即“通感”，而是狄金森是否在生理上有特殊的大脑结构，是否是一个生理联觉人。学者们很难确定第一个联觉人在何时出现，因为联觉感知是一种非常隐密的感觉状态，即使联觉人自己感觉到自己与众不同，为了避免受到歧视，他们也会小心地隐藏自己的这种感觉状态。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劳伦斯·马克斯把对视听联觉研究的历史追溯到了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发表的研究视听联觉的文章。马克斯统计了从19世纪50年代起到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联觉研究文章，发现在这长达140年的时间里，尤其是从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学者们对联觉的兴趣突增，然后随着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走红，学者们对联觉的兴趣逐渐降低，之后从20世纪60年代起，学者们对联觉的研究兴趣又开始增加。^②

艾米莉·狄金森诗歌中的联觉文学因而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注意。不过一般学者都只是零星地提到狄金森诗歌中的联觉修辞，很少有学者对狄金森诗歌中的联觉修辞做系统的研究。美国联觉协会的创建者帕特里夏·琳恩·达非在她的专著《蓝色的母猫和浅绿色的小猫》的扉页引用了狄金森的一首诗：

大脑比天空更宽广
因为让他们边靠边
一方轻松包容另一方
而你就在身旁 (J632)^③

狄金森想用此诗说明，人的大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器官，它是另外一个宇宙，它比天空更广阔。美国诗人安娜·普里迪在《勃卢姆的狄金森写作》这本书中也提出了狄金森诗歌中的联觉修辞手法，如在“压迫，像教堂/音乐的重量” (J258) 这两行诗中，光线有了重量，教堂里的音乐也有了重量；一缕斜光有了声音，景色能够聆听，死亡的眼神有了距离；^④ 再如一只苍蝇带着“蓝色的 - 不

① See Richard Cytowic and David Eagleman, *Wednesday Is Indigo Blu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9, p. 112.

② See John Harrison, *Synaesthesia: The Strangest Th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6.

③ Emily Dickinson, *The Complete Poems of Emily Dickinson*, Thomas H. Johnson, ed.,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0. 括号内“J”代表编辑者Johnson, 数字为诗歌编号。后文引用该诗集时，将随文给出编号，不再另注。

④ See Anna Priddy, *Bloom's How to Write about Emily Dickinson*, New York: Chelsea House, 2008, p. 84.

确定的“跌跌撞撞的嗡嗡声”(J465)闯入了“我”的视野中。哈佛大学文学教授海伦·温德乐认为,苍蝇的嗡嗡声是蓝色的,是因为这种声音来自于一种色彩斑斓的蓝黑色的苍蝇,它跌跌撞撞是因为被困在了没有出口的小房子里,是否能逃出去是不确定的;在主人公犹豫不定时,这只苍蝇也跌跌撞撞。^① 这只苍蝇蕴含了视听联觉和运动到听觉的联觉。尽管温德乐此处对视听联觉的解释有些牵强,但她毕竟提出了这首诗中的联觉修辞。

1984年《当今诗学》杂志发表了尼古拉斯·鲁迪克的文章《狄金森诗歌中的联觉》,鲁迪克指出在狄金森的诗歌中发现了173种感觉的转移,他根据这些联觉意象出现的上下文把这173种感觉转移分为四大类:强度、同情、惊异、精确。他强调“没有证据显示狄金森是一个联觉人”^②,并把狄金森的文学联觉归结为其他诗人对狄金森的影响,比如狄金森读过济慈、爱伦坡和爱默生的诗歌。这个论断似乎也没有证据予以支持。鲁迪克断言:联觉,即使指“文学联觉”的时候,也被批评家心照不宣地划分为两个种类:真联觉和假联觉。真联觉真实地反映了真实的生理状态,因此只有真正的联觉人才能体会。假联觉是一种骗术,二流诗人企图借助这种伎俩给人以高深莫测的感觉,假联觉是彻头彻尾的废话。他说:“联觉这个术语应该从文学评论的术语库中去除,只有这样,大量的思维上的混乱才能被避免,批评家们才能把注意力集中到跨感觉意象上来。”^③ 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只能暗示出他研究中的无奈和彷徨,他没有跨出下一步,从生理学角度来确定狄金森是否是联觉人。

狄金森是二流诗人吗?狄金森的文学联觉是为了故弄玄虚,给人以高深莫测的印象吗?鲁迪克没有给出直接的答案,但狄金森诗歌、书信和传记中大量存在的文学联觉细节却给读者们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诱惑着读者去得出一个推论:狄金森是一位联觉人。

一、常见生理联觉类型与狄金森文学联觉类型的对比

在《隐藏的知觉》这本书中,荷兰社会科学研究者堪姆蓬列举了肖恩·德

① See Helen Vendler, *Dickinson Selected Poems and Commentaries*,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67.

② Nicholas Ruddick, “‘Synaesthesia’ in Emily Dickinson’s Poetry”, in *Poetics Today*, (5) 1984, p. 71.

③ Nicholas Ruddick, “‘Synaesthesia’ in Emily Dickinson’s Poetry”, p. 77.

(Sean Day) 对现实生理联觉的研究结果。肖恩·德从一个联觉人研究网站上积累了 871 名联觉人的生理联觉资料，并把他们的联觉类型分为 43 种。^① 下表对肖恩·德的现实生理联觉类型和狄金森诗歌中的文学联觉的类型进行了对比^②：

肖恩·德联觉类型	肖恩·德生理联觉所占百分比	狄金森文学联觉示例	狄金森文学联觉所占百分比
字母→颜色	64.9		
时间单位→颜色	23.1		
乐声→颜色	19.5		
普通声音→颜色	14.9	J465; J398; J5; J157	8.5
音位→颜色	9.2		
乐音→颜色	9.0		
嗅觉→颜色	6.8		
味觉→颜色	6.3		
痛苦→颜色	5.5		
个性→颜色	5.4		
触觉→颜色	4.0	J427	2.1
温度→颜色	2.5	J391	2.1
性高潮→颜色	2.1		
感情→颜色	1.6		
感情→嗅觉	0.1		
感情→味觉	0.1	J1413; J1646; J67	6.4
运动→声音	0.3		
词素→味觉	0.6	J785	2.1
乐音→味觉	0.2		
个性→嗅觉	0.3		
个性→触觉	0.1		
嗅觉→声音	0.5		
嗅觉→味觉	0.1		
嗅觉→温度	0.1		

① See Cretien Van Campen, *The Hidden Sens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10, p. 131.
② 肖恩·德原表格中没有狄金森诗歌的文学联觉示例和狄金森的文学联觉所占百分比，为对比而由笔者添加。

续表

肖恩·德联觉 类型	肖恩·德生理联觉 所占百分比	狄金森文学 联觉示例	狄金森文学联觉 所占百分比
嗅觉→触觉	0.6		
声音→运动	0.5	J1397	2.1
声音→嗅觉	1.6	J785	2.1
声音→味觉	6.1	J1764	2.1
声音→温度	0.6	J1443;J1480	4.3
声音→触觉	3.9	J258	2.1
味觉→声音	0.1		
味觉→温度	0.1		
味觉→触觉	0.6		
温度→声音	0.1		
触觉→嗅觉	0.3		
触觉→声音	0.3		
触觉→味觉	1.1		
触觉→温度	0.1		
视觉→嗅觉	1.1		
视觉→声音	2.6	J333;J896;J501	6.4
视觉→味觉	2.8	J1493	2.1
视觉→温度	0.2		
视觉→触觉	1.5		

在分析对比狄金森的联觉类型之前，我们引入一个新的范畴——“准联觉”^①。准联觉是狄金森特有的遣词造句方法。“准联觉”的构词方法就是用一种感觉词汇修饰抽象名词或者没有感觉的物质，特别是用颜色词来修饰抽象名词，或者用颜色词来修饰本身没有颜色的东西。狄金森诗歌中的“准联觉”是肖恩·德现实理联觉中所没有、且在狄金森诗歌中所占比例极大的修辞方法，列举如下：

① 王立言《狄金森文学联觉诗歌分类研究》，载《山花》2012年第22期，第131页。

联觉类型	狄金森文学联觉 百分比	狄金森“准联觉”举例
狄金森准联觉	59.7	(J130) (J138) (J391) (J429) (J552) (J591) (J606) (J629) (J640) (J666) (J667) (J722) (J737) (J743) (J829) (J839) (J861) (J864) (J928) (J1140) (J1230) (J1330) (J1337) (J1445) (J1520) (J1593) (J1666)

狄金森文学联觉表格数据的分析说明：并不是所有的狄金森诗歌中的文学联觉都能归入肖恩·德的现实生理联觉分类中。狄金森的文学联觉的随意性似乎更大，更没有规律可循。以下文学联觉与现实中的生理联觉类型不能相配：“紫色的计划”（J839）、“猩红色的实验”（J861）、“银色的编年史”（J864）、“蓝色的单调”（J928）、“黄色的短暂”（J1140）、“金属色的安静”（J1230）、“苍白的影射”（J1445）、“粉红色的急电”（J1520）、“金色的愿望”（J737）、“蓝宝石军团”（J666）、“红色的再见”（J666）、“黄色的计划”（J591）、“我的紫色的播种”（J667）、“紫色的凝视”（J722）、“蓝色的和金色的错误”（J130）、“黄色的气候”（J250）、“琥珀色的升华”（J552）、“银色的事情”（J606）、“银色的练习”（J629）、“白色的食粮”（J640）、“紫色的时光”（J666）、“黄色的噪音”（J829）、“绿色的寒冷”（J1593）等。这些修辞格只能归入“准联觉”的修辞方法。“冷冷的寂静”（J1443）可归入由声音引发温度的生理联觉类型。“美味的痛苦”（J1413）可归入由情感引发的味觉感应。“甜蜜的黑暗”（J1493）可归入由视觉引发的味觉生理联觉类型。“索然无味的疑惑”（J1646）可归入由情感引发的味觉生理联觉类型。在“他们有些许味道－我闻起来”（J785）中，诗人能嗅出自己诗歌的香味（嗅觉），听见自己诗歌的旋律（听觉）。诗歌的韵律有一种香味，是一种音乐。我们把这种感觉归入词素到味觉的生理联觉方式。词素的旋律在结束的时候最香，这是一种声音到嗅觉的生理联觉形式。在《成功的感受最甜》（J67）这首诗中，成功这种个人情感转化成了一种味觉。此外，狄金森的触觉准联觉也无法与现实生理联觉的任何类型相匹配。比如，“温柔的聚会”（J1330）、“绒绒的恐慌”（J1337）、“毛绒绒的人”（J138）等。

以下味觉准联觉——“甜蜜的房子”（J457）、“甜蜜的算计”（J735）、“芬芳的俯冲”（J743）、“甜甜的怀疑”（J1413）、“美味的结束”（J1764），

也无法与任何现实生理联觉类型相匹配。在《所有我能写的信》(J334) 这首诗歌中,“长毛绒般的音节”、“天鹅绒般的句子”(3-4) 这两行诗把音节、句子这样的语法单位与触觉联觉联系在一起,在现实生理联觉统计中,尚未出现。

狄金森书信中的文学联觉与肖恩·德现实联觉类型的统计对比^①

肖恩·德联觉类型	百分比	狄金森文学联觉诗歌示例	肖恩·德联觉类型	所占百分比	狄金森文学联觉百分比
字母→颜色	30	J861; PF43; <i>Letters</i> 388	乐声→颜色	11	<i>Letters</i> 318
时间单位→颜色	22	<i>Letters</i> 267, 315	准联觉	30	<i>Letters</i> 57, 952, 1034

Letters 57 是狄金森写给她哥哥奥斯汀的一封信。信中写道:“职责是黑色的、褐色的—家庭是光明灿烂的。”这种狄金森特有的“准联觉”的方式,无法归入任何一种现实生理联觉类型。在 *Letters* 267 中,“紫色的早晨”符合时间单位具有颜色的现实生理联觉。在 *Letters* 315 中,狄金森写道:“直到我的心像二月一样红,像三月一样紫。”在狄金森心目中,二月是红色的,三月是紫色的。这符合现实生理联觉的时间单位到颜色的联觉形式。在 *Letters* 318 中,“尽管鼓声已经听不见了,但我仍然能够感觉到大脑中的红色”。鼓声使狄金森感觉到了红色,这是声音到颜色的联觉形式。在 *Letters* 388 中,狄金森写道:“没有任何记录说玫瑰让蜜蜂失望过,尽管有时候是经过猩红的经历得到的。”在狄金森的诗歌和书信中,“猩红的”(scarlet) 这个词修饰过: experiment (J861), experience (*Letters* 388)。在狄金森的散文片断中,有 scarlet expectation (PF43) 这个词组。结合联觉的类别,从这三个词组中,我们可以猜测 experience、experiment 和 expectation 这三个英语单词在狄金森的心目中可能都是“猩红色”的,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联觉归入字母到颜色的联觉形式。在 *Letters* 952 中,“绿色的暂停”指死亡,这一文学联觉属于狄金森特有的“准联觉”。在 *Letters* 1034 中,狄金森说:“像野草莓树一样,激起我赤褐色的希望。”“赤褐色的希望”又是狄金森的一个“准联觉”。

^① See Emily Dickinson, *The Letters of Emily Dickinson*, vol. 2, Thomas H. Johnson, ed.,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表中符号“PF43”,“PF”为“PROSE FRAGMENT”(散文)的首字母缩写,“43”为诗歌编号;表中“*Letters* 388”,为书信编号。下同。

二、狄金森不是生理联觉人

上文分析了狄金森诗歌中的联觉类型与狄金森书信中的联觉类型，并把这些联觉类型与肖恩·德的现实联觉类型做了比较。从各种类型的联觉所占的比例看，狄金森诗歌中的联觉类型与书信中的联觉类型又有着比较大的差别。在狄金森的诗歌中，准联觉占到了 59.7% 的比例，其余的 14 种联觉类型分别占到了 8.5%、6.4%、4.3% 和 2.1%。换言之，在本文研究的 47 首狄金森诗歌中，准联觉诗歌占了 27 首，其他类型的联觉诗歌多则四首，少则一首。然而，狄金森书信中的联觉类型与诗歌中的联觉类型相比，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分布。从狄金森的全部书信中，我们只找到了八处文学联觉的修辞方法，比诗歌中的文学联觉少得多。准联觉诗歌三首，字母到颜色的联觉诗歌两首，时间单位到颜色的联觉诗歌两首，乐声到颜色的联觉形式一首。狄金森书信中的联觉类型不但少，而且分布比较均匀。

如果诗歌是狄金森的艺术创造，那么书信反映的内容则更倾向于狄金森的现实生活。在狄金森是否是联觉人这个问题上，书信比诗歌更有说服力。尽管狄金森用“猩红的”这个词修饰 *expe* - 这几个字母开头的单词，她同时也用“猩红的”这个词修饰其他的非 *expe* - 开头的单词。在时间单位到颜色的联觉形式中，狄金森说二月是红色的，三月是紫色的，但我们却不知道其他十个月份的颜色是什么。仅从这么两个有限的文学证据，就断言狄金森拥有从时间单位到颜色的生理联觉，未免太过武断。联觉人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那些实实在在的生理联觉人，这些人的联觉症状已经从医学上得到了证明。他们所拥有的就是真联觉。第二类是假联觉人，他们被认为是联觉人是因为他们在艺术、诗歌或者音乐中把联觉当作一种艺术手法来使用，或者在他们死后，人们根据二手或者第三手的资料，猜测他们是联觉人。57% 的联觉人仅拥有一种联觉类型。^① 拥有数十种以上的联觉类型的多维联觉人，比例相当少。

在狄金森的文学联觉诗歌中，有 14 种文学联觉类型；在她的书信中，有四种文学联觉。在所有的现实生理联觉案例中，很难找到同时具备 14 种联觉类型的真实联觉人。而且，在狄金森的文学联觉类型划分过程中，有些类型的划分过于勉强，过于武断，有点削足适履的感觉。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断定，狄金森的

^① See Richard Cytowic, *Synesthesia: A Union of the Sense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2, p. 121.

联觉诗歌中的文学联觉，不是其真实生理联觉的体现，这些文学联觉是由其他原因引起的。狄金森书信中的联觉只有四种类型。在时间单位到颜色的联觉中，我们只知道二月是红色的，三月是紫色的，其他月份的颜色我们却一概不知。鼓声是红色的，那其他乐器的声音是什么颜色的？这些零星的文学联觉，只能成为我们研究狄金森是否是联觉人的线索，而不是确凿的证据。

从神经心理学理论出发研究狄金森的文学联觉的思维机制，总会使人陷入一种迷茫之中。一则系统性的证据太少，二则狄金森的“异常”联觉种类太多。狄金森联觉研究者们总是想方设法找出各种“证据”，比如她的眼疾。达菲和其他的一些研究者都指出，极端的身体变化，如头脑受伤，或者眼睛的变异都会引起某种类型的联觉。^① 美国传记作家林德尔·戈登在他的传记作品《生活像一支上膛的枪》一书中指出狄金森可能是癫痫病患者。^② 根据联觉的成因分析，癫痫也可能会引起某种形式的“癫痫联觉”。^③ 但用神经心理学的联觉理论为大纲来分析狄金森的文学联觉，并非一帆风顺。联觉理论无法解释所有的文学联觉现象。本文列举的文学联觉中，占 59.7% 的“准联觉”，在神经心理学中找不到对应的理论。狄金森诗歌中的很多文学联觉案例也无法与现实联觉类型相对应。狄金森的作品大量应用了文学联觉这种修辞方法，但这些文学联觉并没有严格遵循当今神经心理学对联觉的定义。因此，试图用联觉理论解释狄金森的联觉思维是一个失败。狄金森是生理联觉人的假设充满了诱惑力，但我们却无法找到足够的证据。我们不得不从其他理论出发寻找狄金森文学联觉思维机制的突破口。理查德·西托维奇断言：“我们对周围世界的观察所得，大部分是我们自己的发明创造。”^④ 换句话说，物质世界都经过我们想象力的棱镜的过滤。很多传记作家，也提供了狄金森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关键性证据。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辛西娅·格里芬·沃尔夫就把狄金森描述为一个“敏感的、严肃的、冥想式的孩子”^⑤。本文所列举的狄金森所有文学联觉诗歌可以分为两大类：冥想类诗歌和现实类诗歌。其中，冥想类诗歌竟然占到了 99%！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做出以下推论：狄金森的文学联觉，实际上就是“冥想式联觉”！

① See Patricia Lynne Duffy, *Blue Cats and Chartreuse Kittens: How Synesthetes Color Their Worlds*, New York: Freeman-Times Books, Henry Holt, 2001, p. 43.

② See Lyndall Gordon, *Lives Like Loaded Guns: Emily Dickinson and Her Family's Feuds*,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2010, p. 124.

③ See Richard Cytowic and David Eagleman, *Wednesday Is Indigo Blue*, pp. 222 - 223.

④ Richard Cytowic, *Synesthesia: A Union of the Senses*, p. 9.

⑤ Cynthia Griffin Wolff, *Emily Dickinson*, New York: Knopf, 1986, p. 87.

三、冥想式联觉是狄金森诗歌和书信中文学联觉的源泉

冥想是一种众所周知的技巧，它能压制理性思维，加强人的思维敏感性。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院的罗杰·沃尔什教授调查了佛教徒的冥想情况，发现在冥想状态下，联觉感觉出现的频率比在正常情况下更高。而且，他还发现，联觉感觉随着冥想的持续时间而增加。^① 基于实证观察，罗杰·沃尔什得出了下面的结论：联觉是可以后天培养的。冥想是可以增强人们的知觉状态的技巧，冥想能够诱发联觉思维。沃尔什最迷人的发现在于，熟练的冥想者经常能体会到以概念为基础的联合，或者以感觉类别为基础的联合。换句话说，比如像“感情、想法和意象”经常会用感觉词语来描述，比如用声音、味觉或者触觉来描述。^② 西托维奇在他的专著《一个品尝形状的人》中完全同意沃尔什的看法。^③ 他们一致认为：可以通过触觉来体验思想和感情。通过一段时间的冥想练习，一个冥想者的感觉体验比如寒冷、刺痛或者身体一部分的变形突然涌现，然后逐渐消失。狄金森对诗歌的定义就是用冥想联觉来表达的：“当我读书时，这本书使我整个身体发冷，没有火能使我温暖，我知道这就是诗。如果我感觉到好像头盖被揭开，我知道这就是诗。这是我认识诗歌的唯一办法。难道还有其它的办法吗？”（*Letters* 342a）这段话是狄金森冥想式联觉的最好体现，诗歌能使她身体发冷，诗歌能使她的头盖被揭开，狄金森对诗歌的定义，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冥想式联觉的功能。冥想是日本禅宗和印度瑜伽的一种训练方法，但狄金森的冥想显然与这两者没有关系。狄金森的联觉修辞存在于她的冥想式诗歌之中，可以说，冥想诗歌是狄金森的联觉修辞之源。

冥想是狄金森诗歌的典型特征。宗教文学在 17 世纪常受欢迎，这些宗教文学明显地受到了冥想过程的影响。冥想是一种思想集中的思维过程，参与冥想的人都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并通过对大脑的训练来实现目标。耶鲁大学教授路易斯·马茨在其专著《冥想式诗歌》中指出，17 世纪的宗教诗歌引发了一种典型的“冥想式艺术”：“冥想的方法构成了 17 世纪精神生活的中心，也是各种宗教

① See Cretien Van Campen, *The Hidden Sense*, p. 113.

② See Roger Walsh, “Can synesthesia be cultivated: Indications from a survey of meditators”, in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12 (4-5) (2005), pp. 5-17.

③ See Richard Cytowic, *The Man Who Tasted Shapes*, New York: Putnam, 1993, pp. 172-182.

文学的精髓。”^①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查理·布兰默说：“诗歌非凭空臆造，诗歌需要文学信仰和想象力，现实生活不足以构成严肃艺术的主题，艺术生活需要学习，艺术生活是一种能够自我塑造的生活。”^② 冥想对诗歌艺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系统阐述冥想方法的主要著作包括以下几种：1548年，前耶稣会总会长圣·伊格内修斯出版《精神的练习》（*The Spiritual Exercise*）。1589年，意大利基督徒多姆·洛伦佐写成《精神的战斗》（*The Spiritual Combat*）。1609年，弗朗西斯·德塞尔斯主教完成了《虔诚生活引言》（*Introduction To the Devout Life*）。连同其他著作一起，这些书奠定了冥想艺术的基础。冥想又叫做“精神祈祷”，所有基督教的信条都可以作为冥想的主题。这些冥想的理论都把每一个冥想的过程分为三个确定的阶段：开始、中部和结尾，或者准备阶段、冥想阶段和对话或决议。^③ 准备阶段是构想地点，或者看见地点。“在冥想当中，用想象的眼睛看见一个有形的地方，然后在这个地方冥想自己的主题。”^④ 这个阶段在有些基督教著作中也叫“回忆”阶段。冥想的第二阶段叫“理解”。第二阶段分析冥想主题的确切本质和意义。经过详细的讨论，冥想者探索冥想主题的秘密。冥想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叫“对话”，它以各种形式出现。西班牙耶稣会神学家路易丝·德拉·普恩特综合了各家所长，声称在冥想的最后一个阶段中，祈祷者会：

抒发各种情感，赞扬美好的言行，以期待与冥想的第二阶段“理解”中的内容相适应。比如对自己的憎恶，对原罪的忏悔，对苦难的迷惑，对上帝的热爱、信赖和祷告，对上帝赐福的感恩，获得美好品德的愿望等等。^⑤

这三个阶段紧密结合，就会构成完美的冥想过程。很多冥想诗初看并不符合这三重结构，但都灵活地运用了这三重结构，且真正的冥想诗从来不会忽略这些最基础的结构。路易斯·马茨对冥想诗定义如下：

冥想诗是创造了心灵内心戏剧的作品；戏剧行为通常是通过自言自语来

① Louis L. Martz, *The Meditative Poe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13.

② Richard Palmer Blackmur, *Language as Gesture: Essays in Poetr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77, p. 19.

③ See Louis L. Martz, *The Poetry of Medit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 26-27.

④ St. Ignatius of Loyola, *The Text of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of St. Ignatius,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Spanish*, 4th edition, John Morris, trans., Westminster Md.: Newman Bookshop, 1943, p. 20.

⑤ Luis de la Puente, *Meditations upon the Mysteries of Our Holie Faith, with Practices of Mental Prayer Touching the Same*, John Heighman, trans., St. Omer, 1619, book 1, section 3, part 3.

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心灵特意通过记忆抓住一个问题或情景，充分理解它，然后以一种豁然开朗的时刻而结束。这种时刻也解决了讲话者的困惑。^①

冥想是一种反社会的行为，它的先决条件就是隐居，脱离大众生活。它的主要目的是追求精神真理，而不是现实世界的事实。狄金森所拥有的宗教冥想书籍清楚地显示她读过这些书籍，而且，她的诗歌内容和措词也进一步证明她使用了这些冥想策略来进行她的诗歌创作。她的冥想式诗歌经常给她带来相互冲突的“决议”，而这些相互冲突的决议经常把她带回冥想之中，以期待能够发现最后的“决议”。几乎所有包含文学联觉的狄金森诗歌，都是冥想式诗歌！《有某一缕斜光》（J258）这首诗第一小节的第三、四行，“压迫，像教堂/音乐重量”，按照西托维奇的生理联觉理论，是从声音到触觉的生理联觉，可惜在狄金森的诗歌和书信中，仅找到这一例这样的文学联觉，因此这种联觉类型并不是狄金森诗歌中的普遍现象，很难下结论说狄金森具有从声音到触觉的临床生理反应。但细读这首诗，就会发现它符合冥想诗的结构。诗人在第一小节回忆起了冬天的一缕斜光，属于冥想的第一阶段“回忆”。在第二、第三小节中，诗人分析了这缕斜光的本质：它给人带来一种绝望的感觉，它使人感到痛苦，但却找不出身体上的伤口。这一部分属于冥想的第二阶段“理解”。此诗第四小节尽管不是标准的“对话”形式，却是诗人对这缕斜光的定性“决议”：四野恐慌，屏息等待斜光的到来；当斜光离开时，人们感到绝望的残酷，如同死神眼神的距离。通过冥想的三重结构，狄金森描写了绝望的重力。冥想也产生了两个文学联觉修辞：乐曲的重力，死神眼神的距离。

在《当我死时，我听见苍蝇的嗡嗡声》（J465）这首诗中，诗人在第一小节中点出了故事的地点：一间安静的屋子，完成了冥想的第一阶段“地点的构建”。第二小节和第三小节分析了死亡带来的结果，这两个小节构成了冥想的第二阶段“理解”。家庭成员和朋友围在床前哭泣，死者馈赠自己生前的遗产，然后等待上帝的出现，带着死者进入天堂。诗歌的最后一部分，是冥想的最后一个阶段：“决议”。诗人被苍蝇的嗡嗡声所吸引，确定了天堂的不确定性。

狄金森的诗歌不但在形式上受到冥想传统的影响，在内容上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冥想传统——各种基督教图画和基督教诗歌的影响。图式冥想诗歌，更能激发人的想象力。《这是鸟儿归来的日子》（J130）和《月亮离海洋很远》（J492）

^① Louis I. Martz, *The Poetry of Meditation*, p. 300.

是典型的图式冥想诗歌。在《这是鸟儿归来的日子》(J130)这首诗中,前两小节设立了一种场景,第三、第四小节对这种场景进行了理解与分析,第五、第六小节充满感情地跨越了现实的局限性,实现了与上帝的对话。在第一部分的场景创立中,诗人完全处于想象之中。深秋时节,鸟儿不可能从南方返回,蜜蜂也不可能被天气的转变而欺骗。这些细节或者出自诗人的误解,或者出自诗人故意的想象。场景设立后,诗人开始理解这个“蓝色和金色的错误”(J130)。这个骗局差点儿使诗人相信,但成熟的种子和落叶又使诗人回到了现实当中。对自然的谴责在第五、第六小节变成了一种祈祷。骗局变成了诗人对夏天“圣事”的赞颂。这首冥想诗符合回忆、理解、愿望的三重结构,从头到尾都出自想象。“蓝色和金色的错误”(J130)这种冥想式文学联觉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在《真有“早晨”吗》(J101)这首诗歌中,诗人把早晨想象成物质性的东西,所以这首诗并不是诗人由时间到物质的生理联觉。

《月亮离海洋很远》(J429)这首诗歌也以图式想象开始,以与上帝的对话而结束。月亮与大海的关系类似于上帝与诗人的关系。在这首诗歌中,月亮用“琥珀色的手”(J429),牵着海洋到了海滩。狄金森正是使用这种形象化的语言,把思想转化成了一种感觉和感情的体验。比如在她的书信中,离去的马戏团是“我脑海中的红色,尽管鼓声消失了”(Letters 452)。此处诗人把马戏团的噪音想象为红色,并非狄金森由声音到颜色的生理联觉。

准联觉占到了狄金森文本抽样文学联觉总数的59.7%。如果从西托维奇的神经心理学角度去猜测狄金森是一位联觉人,那么我们永远也得不到最终的答案。我们会永远停留在猜想之中,因为狄金森在几百年前就去世了,我们现在无法得到任何确切的医学证据。狄金森的文学联觉,最典型地体现在颜色文学联觉在她所有的文学联觉中所占的比重(59.7%)。颜色的意义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颜色词的上下文而变化。这些颜色文学联觉也是狄金森不是真实联觉人的证明。她只是依靠冥想给这些颜色赋予新的意义。用冥想的角度来考查狄金森的颜色联觉时,我们发现她的颜色与其修饰的名词有一种逻辑上的联系,并非是联觉人那样的武断搭配。狄金森以自己的方式,给颜色赋予了一种感情色彩。比如在第J526首诗歌中,黄鹌鸟的叫声可以是金色的,也可以是褐色的。金色表示美丽的声音,褐色表示难听的声音,声音的颜色完全取决于听者的想象力。狄金森的文学联觉,是她在冥想的状态下富有逻辑性的主观创造。

在狄金森的世界里,蓝色是一种充满矛盾的颜色。当狄金森高兴的时候,它

有很多积极的含义：美丽、希望、天堂。它象征了夏季晴朗的天空，“超越了快乐”（J122）。在早期狄金森的书信中，蓝色表达了一种渴望和向往，与蓝色的眼睛、远方的大山相联系。在“蓝色的，蓝色的，远方的家”（*Letters* 118）这封信中，蓝色指的是天空的颜色。在“蓝色和金色的错误”（J130）这个文学联觉中，蓝色也指天空的颜色。当狄金森伤心的时候，蓝色就有了消极的含义：寒冷、冷漠、否定。“今天，所有事情似乎都是蓝色的”（*Letters* 128）。这封信中的蓝色，描述了一种沮丧的心情。在“蓝色的嗡嗡声”（J465）中，蓝色表达的也是一种消极的意义，暗示出诗人以一种消极的眼光看待死后的世界。“蓝色的单调”（J928）指的是海浪单调乏味的声音。

狄金森给从事教职的哥哥写信说：“职责是黑色的、褐色的——家是光明灿烂的。”（*Letters* 57）根据我们的日常经验，职责总是死气沉沉，缺乏活力。家庭总是温暖的，因为家庭成员之间总是充满了关爱。狄金森用自己的想象力，给颜色词语赋予了特殊的感情。“绿色的寒意”（J1593）像一个“绿色的魔鬼”（J1593）。寒意并不是绿色的，因为寒风吹过了绿色的草场，随后也就变成了“绿色的魔鬼”。紫色有时被诗人看成是可以依靠的力量，因此，东方有“紫色的项目”（J839），“紫色的誓言”（J710）也成为一种使人宽心的良药。在“直到我的心像二月一样红，像三月一样紫”（*Letters* 315）这封信中，狄金森描述了春天给她带来的心情上的变化。春天到来时，她的心情就像二月天空的红色和三月山脉的紫色。

“一家马戏团路过我们的房子——尽管鼓声已经消失了，但红色仍然留在我的脑际。”（*Letters* 318）狄金森把马戏团所发出的尖锐的噪音都想象为红色。红色成了马戏团的主导性颜色。“喇叭的声音都是红色的”（*Letters* 985），狄金森说。“猩红的”经常被狄金森用来修饰抽象名词，比如“猩红的实验”（J861），“猩红的期待”（PF43），“猩红的经历”（*Letters* 388）等，这些猩红色主要与血液联系在一起，给抽象的思想染上血的颜色，暗示牺牲和自我克制。“白色的食物”（J640）暗指上帝从天上投给沙漠中以色列人的食物。白色蕴含着狄金森赋予的各种情感联想：寒冷、放弃、纯洁、苍白、死亡。太阳的“黄色的计划”（J591）会促进万物的生长，太阳的“金色的愿望”（J766）代表着尊严和权威。太阳靠着她巨大的万有引力引导着行星的运动。诗人用坚定的想象力支撑着太阳的力量和权威，否则，太阳“黄色的脚”（J630）可能会跌倒。“不要让日出黄色的噪音/打扰这片土地”（J829）。其实噪音与黄色没有必然的联系，黄色指的是阳光的雄性穿透力。

结 论

上文提到的“准联觉”现在可以被正式地命名为“冥想式联觉”，狄金森也自然地成为一个冥想者。西托维奇指出，“冥想者可能是一个未经探索的主题库，这个主题库会为研究联觉和跨模块比喻打下坚实的基础”^①。联觉理论不应该束缚狄金森的联觉诗歌，狄金森的联觉诗歌应该为冥想式联觉的研究做出贡献。狄金森用冥想的思维方式创作的联觉诗歌，使我们很容易理解狄金森联觉诗歌的起源：狄金森的想象力。狄金森的文学联觉并不是她的生理联觉，而是冥想式联觉。当她进入冥想状态时，就产生这种冥想式联觉。当她没有进入冥想状态时，她在生理上就不会有这种联觉的思维。狄金森的冥想诗歌比例很大，她的这种写作方式也会使人们怀疑艺术来源于真实生活这个文艺理论。狄金森的艺术源泉来自于精神和内在的想象力。当整首诗都是想象力作用的结果的时候，她的诗歌中的联觉修辞就不是大脑生理活动的真实反映。狄金森不是真正的生理联觉人。我们不能把她的文学修辞当做她的神经和心理的真实的产物，用神经学和心理学考察狄金森的文学联觉是一个巨大的误区。

美国诗人杰克·惠特克罗夫特认为，狄金森的诗歌是由丰富且破碎的新英格兰传统所激发出的想象力。^② 颜色“准联觉”占据了狄金森文学联觉中相当大的部分，是她丰富想象力的体现。尽管佛教徒也用冥想的方法进行修炼，但狄金森靠冥想激发出的想象力却一定是清教徒的想象力。清教的或新英格兰的宗教想象力常常导致一种感觉上的偏移。本文只局限于清教的冥想想象力的研究，清教的其他方面对狄金森文学联觉的影响，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作者简介] 王立言，男，1967年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学士，西安科技大学人文与外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文学。近期发表的论文有《狄金森文学联觉诗歌分类研究》（载《山花》2012年第22期）等。

责任编辑：张 锦

^① Richard Cytowic, *Synesthesia: A Union of the Senses*, p. 122.

^② J. S. Wheatcroft, "Emily Dickinson's White Robe", in *Criticism*, vol. 5, No. 2 (Spring, 1963), p. 147.